

茶韵流芳

林青

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”陆羽这句话，少时便在课本里读过，却不懂其中含义。直到那天，跟着做住户调查的同事踏进茶山寻访调查户，才算真正品读了句中滋味。

那天的阳光不烈，像柔软的锦缎，软乎乎铺在山坳里；风也轻，裹着草木的清气。我们顺着田埂往茶山深处走，还没见着成片的茶树，先闻见了那股清润的茶香——混着泥土的腥气、青草的鲜气，闻着就让人内心踏实下来。我们紧跟着辅助调查员老李的步伐，手里攥紧工作手册和电子终端，心里装着要与调查户话家常，核对每一笔收支数据的念头。

漫山的茶树，一层一层顺着山坡铺开，像给青山裹了件轻柔的绿衣裳，不是扎眼的亮，而是沉下来的、润润的深绿。茶园里多是挎着竹篮采茶的妇人，

其中就有我们要找的记账户张大姐。远远望去，她的手指在茶树上翻拣，一下一下，动作娴熟而优美。我们蹲在一边，等她摘满一篮，才上前打招呼。她摘下手套，抹了把汗，笑着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个磨得发亮的本子：“听说你们今天来，我正好带上账本，再把这几天的账理一理。”那记账本边角卷了，内页密密麻麻记着：茶叶收入、化肥支出、孩子的生活费、赶集买肉的钱……字迹不算工整，却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。她说，记账记了两年，起初觉得麻烦，如今倒成了习惯，“就像打理这茶园，每天不摸一摸茶树，心里就不踏实。”

清风轻拂茶林，枝叶相触发出细碎绵软的轻响，伴着林间婉转轻柔的鸟鸣，还有草木间淡淡的虫吟，拼凑成一曲悠然治愈的山野小调。张大姐一边抹去头上的汗水，一边和我们聊起这个月的收支：春茶收入比去年好了些，家

里新添了台冰箱，大儿子在外打工寄回了2000元……我们一一和她的账本核对，纸上的数字不再是干巴巴的符号，而是带着茶香、融着茶农汗水和日子的温度。

寻一处平整干净的青石静静坐下，张大姐给我们泡了一壶新茶，琥珀色的茶汤散发出浓浓香气，心绪也跟着沉静下来。她指着远处的茶山说，这片茶园是她公公那一辈开出来的，老一辈人守着山、守着茶，就像守着自家的孩子。如今她一边种茶，一边记着账，“记这些收支账，不也像是经营茶山吗？只要肯花时间，好好打理，就能看出日子一年比一年好。”

辅助调查员老李补充说，村民们大多靠这茶园过日子，村里的记账户们配合度都不错。守着茶山，认认真真记下每一笔家庭收支，不夸大、不遗漏，把最朴素的生活真相，一笔一笔安放在记账

本里。他们总说，日子是过出来的，也是记出来的。现在日子越过越好，他们还是坚持着天天记账的习惯，哪怕只是几块钱的葱姜蒜，也要写上去，才觉得心里踏实。

回城的车上，我的舌尖还留着茶汤的那股香，回甘清冽，丝丝缕缕沁入心脾。翻开工作手册，今天记下的每一笔数据，都像是刚从茶树上摘下的嫩芽——鲜活的、真实的，带着泥土的香，混着朝露和阳光的气息。

原来，茶最动人的韵味，从来不在华丽辞藻之中，而是藏在这茶山、这茶树、这烟火气里，是千千万万记账户日复一日、一笔一划守下来的真实。这茶山安安静静地立在这里，守着一季又一季的茶香；这些默默记账的调查户们，守着柴米油盐的日子，为我们的时代留下最踏实、最温暖的印记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南平调查队)



等待

雷泽瑜 摄

印象槐里

李宏

每年五月初，槐花盛开，在哪儿都能闻到这怡人的清香，如漫山遍野的山菊花，天性得以释放，这是最令人欣喜之处。

槐树生命力强，遍布关中城乡，并衍生出一个叫槐里的地方，仿佛桂树成林的桂林。想起一首歌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，槐里对槐一定是偏爱有加。

喜欢在槐香季造访槐里，往来多了，谈论久了，被一些槐外人甚至槐里人误以为是槐里人，欣然受之。因为，槐里槐外皆情怀。

喜爱槐缘于少时摘槐花、用槐叶吹口哨的经历。那时的槐树都很高大，需要上树才能够得着槐花，常以为家摘槐花为由上树玩。上到高处，依枝站稳靠实，才能伸手摘槐。长得最好的似乎永远都是树梢的那一枝槐花，必须用带钩长杆才能够着。繁花处，群蜂乱舞，嗡嗡作响，同频共振，声音比平时大得多，这应是蜜蜂工作最繁忙亦最欢快的时候。摘槐几年从未被蜂蜇过，蜜蜂不会主动攻击人，你摘你的，它采它的，彼此相安无事。至于用槐叶吹口哨则信手拈来，如今却不得要领。

槐里是古称，官名兴平，起于汉、唐，两名相差700年。如今是人们印象中的工业重镇、文旅名市，这里有兴化、兴坡等大中型工业企业，有汉武帝茂陵、马嵬驿等旅游景区。这些都属兴平名片，这些多与工作关联多一些。还有谁会在意听起来更温馨、更亲切、更生活化的槐里？

从兴平到槐里，从槐里到兴平，历史与现实如并肩而行的两条平行线，保持距离、彼此依存、不可分离，才构成一个平面、一个整体。如果说兴平是城、是市，槐里则是乡、是村。前者让人看到发展的潜力，而后者则是念念不忘的乡愁。

年轻的时候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人们喜欢在城里漂着，浮光掠影，觥筹交错，渴望能改变世界。到头来，世界变了，但更多的改变在自己。忽然想静静，闻一闻泥土的香，吹一吹旷野的风。打开文件夹，多是令人愉悦的槐里信息：去桑镇《赶集》、在汤坊《抽蒜苔》、内心《牵挂》的是时村村的挂面，更喜欢像《千年农夫》一样到阜寨渭河湿地看《十里荷花》，再啜一碗地道的《油泼面》……人一旦与土地打起交道，就再也难以释怀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槐里的槐是指土生土长的国槐、青槐，并不是后来从国外引进的洋槐、刺槐。显然，这些已经不重要了。国槐与洋槐、青槐与刺槐，槐里与槐外，扎根于心的是“槐”念、是“槐”想，都是情“槐”。

几十年来，槐树成为关中渭北黄土高原主要绿化树种，呈现处处槐山、蔚为大观之景象。每年春夏之交，由东向西、从南到北随着气温逐步升高，槐花渐次开放，真好似太白积雪六月天、冲天槐香透长安，只是辛苦了一路追花逐蜜的养蜂人。

成酸甜的杨梅干，或是泡进酒里，留着慢慢尝，把一整个夏天的甜都妥帖收藏。

后来我渐渐长大，离开小院，很少再守着杨梅树等候。可每当杨梅成熟的季节，那股清甜的香气，总会穿过时光，浮现在心头。我总想起外婆家的老杨梅树，想起树下的童年趣事和外婆温柔的眉眼。

它不只是一棵果树，更是童年的港湾，是夏日的香甜，是外婆藏在岁月里的爱。岁岁结果，岁岁牵挂，永远扎根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南丰调查队)

外婆家的杨梅树

曾瑶玲

外婆家的老院里，长着一棵我记不清年岁的杨梅树。它不像公园里的树那般规整，树干粗壮，树皮皴裂着深浅的纹路，像外婆掌心纵横的皱纹，藏着岁月的温柔。树的枝桠向四方舒展，层层叠叠的绿叶撑开一把“巨伞”，把小院的一角遮得清凉又安稳。

每年春末，风里刚染上暖意，杨梅树便悄悄醒了。先是冒出嫩黄的新芽，慢慢舒展成翠绿的叶片，而后，细碎的小花藏在叶间，不张扬，却悄悄孕育着

夏日的甜。待到端午时节，暖风拂面，粽叶清香悄然弥漫村落，此时杨梅树也迎来盛果期。累累果子褪去青涩，晕开浅红，再染成深紫，像一颗颗圆润的玛瑙，缀在青枝绿叶间。清风掠过，果香混着粽香交织飘散，满院皆是夏日独有的韵味。那是我童年最盼望的时节，看着树梢上那一颗颗红得发紫的杨梅，我总忍不住搬着小板凳，踮着小脚去够下一颗，来不及洗净就塞进嘴里，酸甜的汁水瞬间漫开，不由得眯起眼，又甜得弯起眉。这时外婆把木质楼梯从屋里搬出来，挎着一个铺好粽叶的竹篮，缓

慢慢地爬上楼梯采摘杨梅。她抬手轻捻，熟透的杨梅便乖乖落进篮里，紫莹莹的，沾着细碎的叶痕，新鲜得惹人欢喜。我蹲在树下，捡着偶尔掉落的果子，院子里充满了欢快的节日氛围。

午后的时光，一家人总在杨梅树下度过。阳光透过叶隙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落在外婆的白发上，落在我的小手手。我们坐在竹椅上，吃完酸甜的杨梅，再来一个软糯的粽子，双重滋味藏着端午独有的欢喜。耳边传来外婆讲的过去的故事，蝉鸣声声，果香悠悠，连风都变得温柔。吃不完的杨梅，外婆会洗净晒干，做

李静

晨雾还没散尽，车子已沿湖岸蜿蜒前行许久。平阔的湖面一重连着一重铺向天际，浅青、淡蓝层层晕染开来，宛若一方浸满天光的温润碧玉，静谧得让人不由得放慢脚步、放缓呼吸。湖岸林间有车轮轻碾路面的细碎声响，簌簌悠悠，反倒衬得四野愈发清宁。虽久闻平顶山白龟湖盛名，却从未在晨昏深处静静走近，此刻望着薄雾里朦胧水色，心底渐渐湿润起来，如同赴一场久已期许的山水之约。这座滋养一城烟火、如今成为全城休闲胜地的平湖，正笼着轻纱般的晨雾，安静等候来人。

正凝神远眺，眼角忽然掠过一片透亮水光，近岸湖水漫过浅滩，漾起细碎波纹。沿着湖堤缓缓慢行，水声

清浅柔和，似玉珠轻落，温婉而不喧嚣。转过柳林湾口，视野豁然开朗；湖面豁然舒展，水波平缓沉静，温润地将沿岸垂柳、青石堤岸、连片休闲广场尽收入怀中。垂柳倒影、亭台疏影映在碧水间，随风轻轻摇曳，恰似一轴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，笔触淡雅，意境悠长。

画卷缓缓铺展，人已走入画中。空气里漫着湖水特有的清润草木气息，淡雅不浓烈，人心便觉安稳祥和。如今的白龟湖，早已是远近闻名的休闲好去处，湖畔步道平整舒展，草坪开阔柔软，随处可见散步闲谈、慢跑健身、闲坐观景的游人，烟火气与山水韵相融相生，半点不显得喧闹。临水堤石常年被湖水浸润，风痕水迹如淡墨晕开，石缝间青苔点点，苍翠生幽。远处连片林带依湖而立，清风穿林而过，枝叶簌簌轻响，

仿佛替这片平湖低诉着岁岁年年的悠然而时光。

湖上亲水栈道蜿蜒曲折，每隔一段便设一处观景石台，青石铺就，古朴温润，如玉带缠岸，又如琴键临水。缓步踏于栈道之上，身影随波光轻轻荡漾，低头望去，湖水澄澈微动，天光、云影、岸树与游人身影，皆揉进一圈圈浅浅涟漪，清逸又温柔。

盛夏时节，这片净水便多了几分灵动热闹。每至傍晚，湖畔草坪上便会举办音乐会，晚风携着湖水清凉，旋律顺着水波缓缓流淌。没有嘈杂的喧嚣，只有乐声与水声相融，灯光与星光相映。游人或坐或立，伴着湖光山色听一曲悠扬，白日的烦扰尽数被晚风吹散，山水之乐与人间烟火，在此刻完美相融。

暮色悄然漫来，湖面金辉渐褪为浅

紫氤氲，风里多了几分夜色微凉。立在堤岸回望，白龟湖的朝暮晨昏，皆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润与从容。它无江海奔涌之势，却以一湖净水滋养一方水土，既有晨昏山水的清静诗意，亦有人间烟火的温暖鲜活，恰似这座城沉静的呼吸——温柔绵长，安稳入心。

回程车上，我闭上眼，白龟湖的模样反倒比来时更清晰了。它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地方，倒像是一本摊开的旧书，需要慢下来、静下来，一字一句细细品读。湖水是静的，晚风是软的，日子是慢的，就连音乐会的旋律，也带着不疾不徐的温柔。白龟湖的美，从不会急着撞进眼里，却会悄悄落在心上。你来了，它在那里；你走了，它依旧在那里。可你心里，早已不知不觉，装下一湖清润的晚风与星光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平顶山调查队)

湖映昆仑

褚虹艳 摄



湖畔慢时光



荔枝枝头

周露萍 绘